

卷之三

東安李都憲先生文集卷之三

皇明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撰
皇明進士嚴州府知府李德恢編次
皇明進士刑部郎中李德仁校正

序

送棠邑彭太守復任序

守令之說古今所同也古之為守令者易今之為守令者難昔之任守令也選之雖欲精而任之未甚重今之守令朝廷雖甚重之而諸司未嘗知所重也何則今人之舉進士者莫不喜形於色而親戚朋友亦往賀焉及受縣令則憂戚可掬而親戚朋友咸相嗟嘆其所以憂所以嗟者政以諸司之輕守令故也如甲與乙同舉進士甲除為令乙

授御史乙出按臨則於道前騎卒擁後甲率僕屬往迎於野俯伏於塵埃馬足之下而乙也尋加斥呵責以違慢為今者其何以堪國特緣衣為然而凡上司之至者莫不然也今之賢者非不欲廉也不取於下何以應上司之所需乎非不欲仁也不迫於民何以避上司之加罰乎凡有恤民之政便民之事比有所窒礙而不得以行其志非得明敏通達者成寬厚者為之而邑之能治也鮮矣宜春彭公好古之治是邑也不徐不急寬猛適宜然後民獲其惠上下安之今若斯人者千百中之一二耳又豈能多得哉茲以三載者最復任鴻臚序班張君子恕與之交好來徵文以贖其罪今之為守令之難無惟其政之不脩而民之不能安也夫能擇之精而任之重如古之待賢守令

也增職以獎勵之按擢以勸勉之以資格待尋常之士不以資格擢卓異之賢如此則諸司知所重而為守令者亦知所以自勉也是為序

送東安程大尹之任序

余嘗奉命巡撫晉陽見州縣長民之賢者上官譽其能下民頌其德傳之遠邇皆謂卓魯之政復見於今日余從而訪其政或奉法循理而無毫髮之私或聽訟明決而無淹禁之獄或恭謹克幹科稅早完或泚政威嚴奸弊盡革又有專務奉承以為悅者於是知今之賢長民者但勞心於為政而撫字之心則未嘗勞焉勞心於政雖得下之歡娛上之稱譽於一時然未若勞心撫字之惠及民也撫字心勞固誠心於愛民然復有催科政拙之責吾於是而又

知為令之不易為令固難為吾邑之令尤難吾邑地下濕
民屢苦於水患也邑近京師民屢迫於供應也非得誠心
愛民勞心撫字不以毀譽為憂喜者以保愛之民豈得以
遂其生哉茲安陽程侯文素由上舍歷後軍都督府政練
達老成天官知其賢擢為東安尹邑人之仕於京者喜得
賢父母屬余文華其行惟程侯安陽世家與韓魏公同一
里閑於魏公之德行政事聞之熟矣魏公忠君愛民之心
載之史冊後世想其遺風恨不得與之同時以覩其功業
之盛今程侯來尹吾邑知其為政愛民必以魏公之心為
心民之饑而啼寒而呼疴癢疾痛此赤子之苦也侯將愛
民如子饑者食之使不啼寒者衣之使不呼疴癢疾痛無
摩軫恤使不至困苦顛連而無告徵歛以時使吾邑困苦

之民不為差稅所逼揭債售田以醫眼前之瘡則撫字之
勞而政亦無不善也勞心撫字以致善政殆見積久之誠
格于上下人之稱頌將不止於一時而民之愛戴永久不
忘亦如後人之思魏公也其功名事業豈使魏公專美於
前哉是為序

送鴻臚序班張子恕序

鴻臚典禮之司也序班掌禮之官也夫
宗廟朝廷之上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其奉薦祭祀之
禮朝聘會同之儀其體則至嚴而文則至繁焉至於盡其
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不可以或差其立也敬以
誦其進也敬以愉不可以或謬非禮官以相之禮豈能得
中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亭而立公侯西

面而朝不可以無序過位則色勃升堂則鞠躬不可以無節非禮官以贊之禮豈能不紊然必明於理而後可以為擯相必熟於節而後可以序朝儀故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為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君子之於禮其可忽哉館陶張君子恕自幼穎敏過人長游邑庠好學不倦時家兄教館陶余嘗從之游得與子恕友喜其渾厚閑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歆慕而願親之哉余嘗言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子恕他日遠大可豫卜矣今年春子恕應薦來京始升太學不數月而擢任鴻臚序班其鄉之士大夫在京者喜其榮來徵文以贈弗容於辭謂之言曰任斯職也日造丹陛近侍

天顏子恕習於禮者也奚待余言耶雖然誠能謹其禮而無失敬其事而不怠由之而獲恩寵進秩階又豈可量耶

送都督府掾張至寬滿九載序

聖人德化之施雖無遠弗至然必由近以及遠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言王者之化自近而遠也我國家

列聖相承咸都於此以統御萬方凡德化之施亦必自近而遠夫畿內之邑最近者莫若東安而天下之得

聖化也亦莫先於東安惟其被化最先且近是以一邑之中無不化之人人皆有可用之才舉其位列六卿則有秋官尚書施公之德性寬厚事業煥然舉其職司藩臬則有

布政紀公之嚴毅方正英邁竒偉其餘列職中外而政績
彰彰者未可以悉數他如智勇之士效忠宣力列於武臣
之班者五百人焉非德

化最先且近而人才有如是之盛乎猶詩所謂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者歟邑人張至寬氏幼以聰明稱里閭間長以
邑大夫辟為從事非其志也初俾司刑讞獄平允而囚無
寬抑再司兵務勤慎無怠事無留滯縣侯許其能小民稱
其公後升大都督府掾遇事益慎練達益精茲九稔滿將
膺

上命而有錫祿之榮邑人仕於京者高剛等徵文以贈余
惟至寬以胥史進身其德行行事表表可觀而能致身于
祿位之列可謂賢矣孔子謂宓不齊之賢必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余謂至寬之賢實由東安之多賢東安之多
賢非近

聖化漸摩之久曷能臻此耶於是乎書

送吳廷珪還吳興序

吳姓琳名廷珪字吳興之大族也自幼清爽異常里人咸
重愛之縣侯見而說之選補芹宮弟子員誘掖獎勵與其
成立匪意以事累出乎儒而事夫胥掾非其志也癸丑之
春尋坐事來

京師得贖罪以還役其邑人之在京者相率作軸以華其
行且道其實徵余為之序念以瑣瑣姻婭之故而弗容於
辭也為之言曰天之生人賦之以性則一而其術業不能
齊一也天子之性仁義禮智信之理萬民無不有也惟業

儒者身居禮義之地親近忠信正直之士講說禮義之言薰陶漸染習以性成雖欲昧夫理而理之燭心心不能以自昧也彼農工商賈之業各計其利耳奚暇盡心以知性哉農工商賈雖不能明其理而所計者本分之利亦不能害其理也惟世之持刀操筆者於理有所害焉何也昧於心而蔽於理也夫廷珪以邑庠之彥而遭謫於斯後意其心必曰吾身雖處於卑地而吾心豈能忘儒道乎必於天所賦之性明之於心而無以昧其理忠信正直之士親之而欲以格其非講說禮義之言俾之濡於耳而入於心則物不能交而利不能引矣身雖處於卑地心實純夫天理使鄉黨之人皆曰吾廷珪之賢吾官府之所重愛者也是能允蹈乎夫皆曰吾廷珪之賢吾官府之所重愛者也是能允蹈乎

君子之行矣方今

聖天子尚賢尚德有丈夫之志者正當澡身浴德以效用於

明時若小丈夫孜孜圖利者余所不取也廷珪尚宜勉之斯行也踰濟涉淮片帆高揭江濶天朗思余是言其亦有得於天之理乎無得於天之理乎

送周秉彛之昌樂教諭序

江浦周秉彛自幼擢高科即有師儒之責初分教鄭州再分教安州懇懇教人於經義或有所疑必辨析其所以然歸諸至當而後已諸生由科目進而仕者前後相望官滿陞唐山縣學教諭秉彛慎所操持教人之功加勤於在二州時今年夏又滿九載調山東昌樂教諭京師之交游咸

歌詩以贈徵余序其端余因家君嘗教江浦得與秉彛交
已知秉彛之賢及其振鐸庠序講道杏壇者迄今二十餘
年其所至教有常規生徒從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
其賢於人也遠矣今改昌樂必能移前所以教人者施之
而不怠行見昌樂之學人材輩出如宋胡安定之教蘇湖
必求實用不事空言使弟子散在四方亦皆循循雅飭不
問可知為秉彛弟子而秉彛之善教足以為法於當世見
稱於後來者將與安定之名同不泯矣秉彛勉之

送周仲章分教昌樂序

周姓尚文名仲章其字順天東安之望族也幼穎敏奇異
甫八歲讀書鄉校記誦過人能曉大義長游邑庠勤勤倦
倦潛心經史不以時之感發赫曦而憇其遇宵則焚膏繼

晷每至漏下十餘刻乃始就枕平居非有大賓沉疾婚姻
祭祀事其於聖若賢之言未始不接於日經與傳之旨未
始不究之至朋友之所講習畫畫之所探索研精燭微期
闡夫仁義道德之奧則又恨其之不武也未幾與余同
領正統戊午鄉薦余則從兄南游欲會試不果仲章亦不
先為名實遂游太學讀天下之全書友天下之善士宏其
申而肆其外矣壬戌之春與之偕試南宮余竊取一第私
用慚甚仲章復還太學益加淬礪其所造詣詎可量耶今
年春復較藝於禮闈擢乙榜於是昌樂分教之
命行將有日邑友人之在

朝者相率張都城外咸屬余宜序以友義弗容辭乃執爵
而言曰行而餽賸曷若贈之言乎且責善者朋友之道也

幸勿我讓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為教者自反自強惟教學半孜孜矻矻黽勉倍進而不減於歲脩之日惟此足以觀教而為學者之所師法矣苟以嗜學力行為餘事呻其佔畢多其訊問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惟嗜書藥尸處函文奚足以明斯道而泝諸人哉仲章斯行要以盡吾儒分內事以扶植名教而流耀無窮斯不副聖朝任賢之意而朋儕亦與有光焉

送容城施貳尹序

姑蘇施均某由太學生初授福建之閩縣貳尹丁內艱起復除保定之容城職司馬政邑人之在京者咸謂得賢父母來徵文以贈余惟施均家世姑蘇姑蘇天下之大郡民

庶之繁夥錢穀之厚多與夫蔬果之美水陸之珍舉甲於天下故是郡之人享其厚利爭相奢靡其為宮室器用飲食衣服極其富盛非惟北方之氓曾莫之覩而南方大郡之民亦罕能並焉論南方之富盛者莫過於蘇杭亞於蘇杭者莫福州若也福人之富盛雖不及乎蘇杭而他郡亦莫之及焉施均生長於大郡以至仕於大邑而所用所服者已極其富盛矣茲往容城北方之小邑地瘠民貧徭役繁重加之以寇侵因之以饑饉民不堪命施均之往得不幾微於心乎夫處荒僻鄙陋之地而幾微於心者常情也士君子則不以此動其心而戚戚焉君子之於民但知恤其疾苦賑其空乏保之若赤子憂之如有傷寧以催科政拙而不殫民力寧以愛物輕短而必厚民生古人問國君

之富數馬以對蓋馬之蕃息由乎民之富庶也故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欲馬之蕃息尚當以恤民為之本也古之治邑者能令田野闢人民給昔無襦今五袴苟能俾家給人足比屋可封又何異於蘇福之民哉施均君子也故敢以恤民為勸

送東安何貳尹之任序

嘗聞士大夫論天下州縣徭役之繁重無知畿內畿內之民能服困苦以應之使他方之民應畿內徭役必不能堪未有不逋亡者矣蓋畿內之民近乎京師百司之役使與夫百司之所需皆取給於近邑僉丁夫以應役科錢穀以內供歲無虛日悍吏之來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老少驚駭雖雞犬不得寧使民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不得

以安其生吾邑為尤甚吾邑東臨運河加以修河之後西近官路加以逋運之勞又徭役之至重者也况地土下濕災沴荐臻民收一年之禾不足一日之費艱難困苦不能盡述非得賢長民者恤其饑寒救其疾苦均其徭役禁其侵漁民不凍餓而死者鮮矣成化十一年

皇上憂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添設撫民官以撫之吾邑得河南杞縣何君志實為簿來撫之下車之日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盡心撫愛貧民之無牛具種糧者為勸牛糧以耕稼無雞豚狗彘者為勸雞豚狗彘以養生以官倉賑濟之不得實惠也為做文公立社倉以便民怒里書以一科十而重派也定上中下人丁出錢以革弊所行皆良法所施皆善政而又廉以律已公以處事仁以愛下

威以懾奸雖古之循吏不是過也為政四年上官稱其賢下民獲其惠茲遇丞缺邑民相率赴上保陞天官久知其賢為請于上得從民欲邑人之仕京者喜賢父母之榮遷徵文以贈余嘗念吾邑之民艱苦萬狀生斯邑者為不幸也得賢父母以撫安之是不幸中之幸也今又得保留陞秩以佐邑政又幸中之大幸也君益思慈祥愷悌以施惠政以恤困苦之民將見省刑法薄稅歛均其徭役禁其科擾使民危者得安死者得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徭役雖繁重而民不知困矣若然庶不負天官之知人不負朝廷之委任君之聲譽益著而進用於將來者詎可量耶是為序

送東安余大尹之任序

余君濟南新城宦族其先君子為官清慎有聲譽昆玉一門講習詩禮動遵矩度士大夫莫不重之君由鄉貢進士中乙榜高第初任山西澤潞學正丁內艱起改真定晉州其為教也如安定之在蘇湖嚴立條約以身先之而弟子出於仕者亦皆循循雅飭無異安定門人茲滿九載天官卿知其賢擢陞東安縣尹邑人在京者相率來拜曰鄉民窮困已極望慈父母以解倒懸者久矣今得賢尹頓斬一言以贈余聞而喜之義弗容辭嘗謂天下之職莫難於親民之官親民之官莫難於縣令內而公卿大夫固各有其事然吏部之官不必理軍務戶部之官不必理刑名以至百僚衆職皆有所司不兼治也外而司府之官雖曰兼理而又不親乎民惟縣則六房兼六部之事一邑之中百

責所萃所謂莫難於親民之職也縣設丞簿以佐其政蓮
幕以贊其化而又捕盜清軍之有差牧畜部運之有委一
邑之責獨在於今焉所謂莫難於縣令也嗟夫令固難矣
況今之令清慎者或少幹濟果決之才仁愛者或乏除奸
革弊之政公勤克幹矣而剛愎慈愛之心或鮮此政之所
以恒不得其平而民之所以恒不被其澤者哉若君者誠
不自天官之選擇亦貴是民之所望也他日政成民化
朝廷進德進業必又不舍公也適其如吾民之不可緩
何是為序

送南宮李文瓚之任序

文瓚字弘深如老成人鄉長老見而
敏好學為

奇之曰此子他日福祿之厚不可量也及長游郡庠勤學
不怠於詩書六藝之文致君澤民之術已習熟而得其要
矣復升太學讀天下之全書友天下之善士又增益其所
未至使之從政無所為而不可無所施而不當也非文瓚
之德孚於鄉鄉人烏得而稱之若是哉當

英廟復大寶初欲司禮儀者得人

命選太學生人物端偉語音正大之士以用擢文瓚為大
鴻臚鳴讚未幾陞本寺寺丞又以宣奏詳明簡在

上心尋陞亞卿茲南京鴻臚卿缺僉謂南京根本重地

太廟在焉陵寢在焉百司大小之職非得忠厚老成者任
之則根本一搖而天下不安矣况大臣所繫為尤重乎文
瓚在侍近二十餘年重厚簡靜縉紳之所共知也歷陞亞

卿縉紳之所忻悅也是任也舍文瓚其誰宜為遂陞以往
惟文瓚靜則足以守根本之地德則足以得上下之心將
化之亦安靜而不妄動

朝廷其賴以無南顧之憂而京師亦籍之以為安矣且南
京古金陵地山川雄壯風景清麗諸葛武侯謂龍蟠虎踞
天下絕勝之境也文瓚茲往即得遊覽以豁心目其可樂
為何如矧担任也公庭清虛吏牘簡少安靜和平無所煩
亂其可樂又何如以常情觀之惟知權要可貴而不知利
欲膠於中營營擾擾須臾飲食之不暇欲如文瓚之清高
不可得也謂曰福祿之厚不可量者於斯驗矣於行也掌
鴻臚事大宗伯施公彥厚率同寅僚屬飲餞都門外屬余
文以華其行余嘗慕文瓚之為人義不容辭故述任用之

章及其所可樂者以為贈云

送嘉興府知事胥視教之任序

吾友胥視教自幼性資淳篤穎敏異常長游邑庠篤志於
學勤勤倦倦朝夕不息一時同學之友若今戶部郎中施
彥行曹邑掌教周仲章輩咸以為畏友余知視教之直諒
謙恭敦厚朴實而友之取以自益故吾庠之衆士亦皆習
於忠信慤實直諒謙抑而儉邪險僻狂妄輕浮之風不作
誠所謂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俱化焉未幾
仲章彥行相繼登科厥歷中外余亦以諛聞淺識竊取一
第慚甚于今幾二十年視教則不安於小成日加淬礪聞
見益博才識益銳後升太學學益茂德益純復試政於大
理於法律刑名之學又能練達矣今年夏入銓曾遂有浙

江嘉興知事之命命下人皆惜其位有不稱其德者視敬
喜形於色謂人曰吾家貧親老為祿養之計又奚計其位
之崇卑耶余聞其言而益賢之知其所存者大而不可以
淺近觀之也視敬能孝於親信乎友推廣此心以施之於
政事之間必能獲乎上下之心人無有不化政無有不治
者矣苟能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則迹名而名我追矣將
見名譽之著祿位之升猶陟遐自通登高自卑也未可以
祿位崇卑以為視敬之所戚焉是為序

送東安馮大尹之任序

守令長民之職民之休戚所係自古皆難其人能盡其職
者史氏為作循吏傳以美之謂之循者以其奉法循理而
已余嘗閱歷代史所載循吏傳或五六人或十餘人而已

然兩漢及唐享國最久以當時天下之廣郡邑之多三四
百年之間任守令之職者不下數百萬過也然而傳循吏
止取數十人余意以為當時守令之賢不止乎此數人者
蓋以史冊浩繁不能盡書特舉其槩而言耳及余按真定
保定二府郡邑五十有四求其能盡職者不過四五人而
已其四五人之可取者取其公勤廉幹而優於眾也然而
持公道者惟知守乎法度而貧富之徭役或不能均克勤
慎者能孜孜於政務而民之疾苦或不能知廉潔者雖一
芥之不苟取而專尚苛刻惟任刑威幹濟者雖千緒萬端
罔有遺漏然而政愈繁而費益廣民不堪命求其公勤廉
幹而又奉法循理者未嘗見一人焉於是始知循吏之難
而史氏之傳所以不輕與也余東安馮侯良玉陝西兩當

之傑士也由太學生練政秋臺天官試政術優等擢任吾邑令往見之觀其謙已下人而能動遵乎理法平易可近而能洞達乎民情將見仁民愛物必推而見諸行事吾邑之民必被其澤於將來矣後來循吏之傳吾於馮侯有望焉

送東安鄭大尹榮任序

成化己丑東魯鄭君來貳吾邑為政平易且慈祥愷悌而有果決重義輕財而不苟取民無長少咸愛戴而喜悅焉今年春縣尹張君以年老致仕去知縣缺員邑人私相議曰鄭侯誠民之父母也視民如傷而愛之如子不苟不擾而法度嚴明使得縣正而居之一邑之民必蒙其惠矣於是先數百人二次赴京奏保未施行間又數百繼之卒蒙

准保命下一邑之民歡忻鼓舞私相喜慶曰而今而後吾等得飽食暖衣而無饑寒愁嘆之苦矣邑民之所望既遂矣侯受職以來果副邑民之望一新政化均差徭除奸弊恤窮困抑豪強縣庭嚴肅有如臺憲其潔已奉公以身先之一邑之政始清一邑之民始安耕者樂於野行者樂於途商賈樂於市婦女樂於室兒童亦歡笑而歌呼焉吁君何以得邑民之心如此哉蓋今長民之官願靜寡怨者或少幹濟果決之才公勤克幹者或尚苛猛暴虐之政求其慈祥愷悌而有幹濟之才潔已奉公而無苛猛之政者鮮焉君兼數者之長而為政平易其得民心也宜矣雖然善始者鮮能克終宦成者未免自怠願君始終此心始終此政則民之蒙惠無窮聲名之昭著愈大將來之顯顯詎可

量耶鴻臚少卿施彥厚等屬予文以贈因記其得民心之實書之鄭其姓與其名
其字兗州郟城之世家其尊翁以仗義輸粟濟饑

朝廷遣官旌異授七品秩宜賢似之有善政也

送福建大叅許公之任序

吉水許公玉亮以進士釋褐主事秋官遷員外郎升秩郎中以才能行義著名中朝而播美四外歲甲申

聖皇御極朝政維新內治之政既脩外攘之功兼舉若曰八閩之地去

朝廷幾萬里教化之需最遲於他所黎元易至反側安其危者須仗出群之才臨軒遴選賢良以備其藩司之任用是僉以公舉

上素聞其名輒允所舉人人咸以邊陲得人撫循為賀于其往也揮使趙昱者率徵文於予以為公贈顧子與公忝同朝列公之事業文章藉藉乎在人耳目奚俟夫予言耶雖然趙公所請遽可終拒哉予惟以名進士朝翔臺省羽翼朝廷盖有年矣今茲重承

天子以藩維是託必能推其內治之美以建外攘之功則內外職任之大小悉無不稱也不惟不辜於平昔之所學抑且不負於國家之任使夫如是豈但問里之榮信為邦家之光焉尚憶先曾楚國公元至正間以戶部尚書使閩海適值蠻酋塞甫丁背逆據城堅守朝廷累征不下眾患之先曾不事兵甲以口舌說降全活者數萬人論功召入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封楚國公闡人為之建碑立祠焉今

楚國公士
有德清集序
公之序

公之往淮乃職會見立奇蹟於海表播芳譽於
皇朝入而位列六卿澤被萬姓則建功立業豈以今昔而
有異哉先曾昔在闕時所著文章號經濟集梓行於闕煩
公政暇之日可督匠氏多印數百本遠寓京師以廣其傳
尤為公之德惠也茲因趙公之徵文故有及於是云

送武昌府檢校紀文昭序

嘗論古今人居官者存心端正為國為民而不以私家為
意必其後來子孫昌盛宗族繁衍代不乏人也古之賢者
克昌厥後載之史冊昭昭可考今之賢者世不乏人不暇
他數惟以吾邑宦族論之若施公禮紀公孟公及余先君
子皆仕國朝垂四十餘年事上使下皆能以端謹剛正仁
惠為心而無私家之念故皆位至卿相世不乏人故施公

之子紳先由地官主事今至通政參議孟公之子春任萊
蕪縣簿孫宣歷事大都督府迨余兄弟亦皆竊取一職兄
伸掌教容城余始由戶科給事中歷任今官獨紀公之子
孫雖不見用而皆昌盛繁衍然天之祐善人也官雖不及
於子孫而及其猶子宣馬所謂代不之人者信不虛矣宣
字文昭幼為邑庠弟子員長升大學天下之奇書善士咸
得而讀之友之以故學益克事益熟復歷政棘寺於刑名
政事又得而練達矣今年春天下以員缺上天官選老成
之士以補之而文昭得授今職諸友人咸以文昭才優行
端職有未稱文昭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但恐無德以堪豈敢言其職之卑耶余聞其言而益賢
之使文昭能盡心於所職上不負

朝廷之任使下能使群黎之愛慕三載述職

聖朝選賢任能以黜不肖而乃伯之職可以馴致而後來子孫之盛益永遠而無替矣於行也友人趙弘道等來徵文以華其行因書此以為贈云

送兵部王主事序

成化二年寔今

聖天子在位之三年也時天下清謐夷狄懷服然猶慮庶職之有隳思欲更進賢才以隆化理於是遵化王君子明以進士授兵部主事命下之日其友某等思有以華之乃求言於予嗟夫予愚者也言不適於用位不重於時今老矣益愚矣言益無可取矣其將何以為子明之華哉雖然予亦有一說焉嘗觀士之於世能力於學者固鮮矣力於

學而能際其時者亦鮮矣能力於學際其時而所為不愧其所學者尤鮮也夫所謂學者學古人之所為而已矣學古人之廉也學古人之公也學古人之無欺也學古人之寬猛相濟也為士者學乎此際其時體之於身施之於事事其君而臨其下者皆如其所學而不愧則謂之士亦無愧矣世之士學乎此者皆然也然有始承一命遂以為榮而不知其所學為何事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子明以進士入官其於古人之所為固無不學而知之矣今聖天子在上求治如怒用賢如渴可謂際其時矣子明尚求無愧於古人之所為乎守已也必無愧於古人之廉處事也必無愧於古人之公事君也必無愧於古人之無欺臨下也必無愧於古人之寬猛相濟可也無愧於古人斯

無愧於所學也無愧於所學則俯仰兩間泰然無怍視承
一命而為榮者其賢又何如耶某等求予言以華子明而
予述其以告者蓋子明能盡乎此則其自為之華也大矣
子明其勉之慎勿以予言為迂也

送周司訓先生序

先生周其姓信其名子實其字安次之世家也自幼篤信
好學當時師友因以信名而以子實字之焉初以俊秀選
補邑庠弟子員潛心舉子業孜孜不倦學已充才已睿有
司掄其秀貢之春官試策內廷優等進升太學無何以教
官缺選太學是成之士以補之子實在選列初命分教萬
全都司武官子弟未幾丁外艱服闋命教山東齊東縣所
至師道立而人才進僅三載復丁內艱茲起復分教河南

縣學將行友人某等來徵文以華其行予惟河南中州
之地風氣最正民俗最淳士氣不雜而向學者衆自古至
今醇儒正士出於中州者不可以一二計也蓋由習俗之
淳正故士之出於中州者皆知是則是效以景仰乎前人
而不肯自墜焉則人之易化也可知矣子實茲往誠能移
前日所教以為今日諸生之模範正身以先之誠意以感
之引中州歷代之先賢以勵其志則士子自知脩德向學
而教學之成為易易耳豈待諄諄教誨耳提面命而後士
知所向哉子實幸勿以聞之不博識之不強人之難教而
致慮焉

東安李都憲先生文集卷之三

皇明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編
皇明進士嚴州府知府李德恢編次
皇明進士刑部郎中李德仁校正

送山東憲副杜公之任序

士君子之生斯世也懷材抱德際遇明時固欲濟時行道
致君澤民以遂其幼學杜行之志也然其行之在乎順其
自然以行其所無事而已彼有作聰明逞私智矯揉造作
以立聲名以要隆譽求以安民適以擾民求以成事適以
廢事此行之不得其道也予友杜公習之深之望族也性
聰明質純粹為郡庠弟子員魁永樂丁酉北京順天府鄉

闈遂登戊戌進士第已而擢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士論翹
之大以為朝廷得人賀公之持已以廉蒞官以敬嚴而
不苛寬而不縱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秉心正察理明執法
平不沽名不賣直深得夫風憲之體焉向者欽奉
上命巡按浙江然浙江視他方詞訟最繁劇而公處之
則裕如也凡三越歲於是江浙民安事安政聲洋溢上下
稱之豈有他哉亦不過行其所無事而已今以九載秩滿
執政大臣共薦於

朝而陞今職縉紳之士咸為文祖送都門外予於公辱在
鄉曲之末相知甚厚於其別也惓惓之意自不能已乃撫
其實以為之序云且為之言曰大丈夫受重任居方岳益
當大展奇才宣

上德達下情退貪污進賢良興學校勸農桑俾斯民家給
人足風淳俗美共樂夫雍熙泰和之治則職任之重於是
畢盡矣將見他日大秉鈞軸榮膺台鼎接武夔龍班聯周
召芳聲偉烈炳炳琅琅千萬載而不磨此固公之素志而
予之所以望於公者也行矣勉之

送山西憲副蘇公之任序

山西古晉地詩言晉本唐俗其民勤儉質朴有堯遺風詩
又多刺其儉嗇蓋其民皆甘辛若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
則歲之不輒發誠有如詩所云者自非遭貪吏苛政橫科
暴斂雖遇凶荒而民不至於流散予於成化初奉
命往巡撫之至六年始歸時州縣之吏皆守法奉公為政
不苛民無愁怨之氣致災之由故歲比豐穰無水旱以傷

禾稼民得安土樂業未嘗見有餓殍於道者予豈有他能哉惟於吏有徇私而虐民者則黜之守已而愛民者則進之耳獎廉以黜貪斯政平而民受其惠矣何則風憲之臣綱紀之所由肅百司之所由正也風憲一振則廉者有所恃而益廉貪者有所懼而知戒風憲之臣或雜而非科甲之進或邪而非廉公之人而其所至善者無所恃不善者無所憚將見郡邑皆貪殘一方皆善政欲民之安樂而無愁嘆也難矣民既愁嘆怨氣冲瀉欲雨暘時若災異不興而民無流離者又可得乎予鄉友蘇文盛者大名望族自其先世來皆以詩禮相傳至文盛則又學粹而通才宏而遠登第為名進士持憲為才御史簡在宸衷久矣茲以晉陽困弊已極流散餓死者殆盡必欲得

廉重明公守道不回者為風憲振立綱紀以肅百司遂有憲副之擢命下人皆以晉陽土瘠民貧且今流離難治為文盛慮夫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今既流散勞苦於外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焉苟得賢有司憐其苦而勞來之憫其窮而賑恤之還定安集曲盡其心則民心悅而和氣應衣食足而禮義興晉陽之治未見其難也然有司之賢否惟在司風憲者激揚何如耳獎廉黜貪風憲責也文盛其勉之

送山東大參劉公之任序

予親友劉君崇禮自地官郎中陞山東左參政卜日將行古人云贈人以財不若贈之以言不自揆勉為一序以贈嘗讀張文忠公送總管唐佐序有曰父母愛子固為天

性其或狠忍殘酷自戕所生彼為大父母者將忿而謫之耶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苟縱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苟怒而謫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之恩也以譬縣令切於親民猶民之父母郡守方面相距寔遠其情意寔隔猶民之大父母也其喻可謂切矣予嘗撫晉陽察州縣之官幹濟者惟欲上官誇其能不恤下民之饑寒蠶始蠕而徵絲之令急穀未熟而催賦之政嚴可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民奚以聊生焉雖為能吏其為害也大矣廉潔者惟欲上官稱其廉不思下民之疾苦吏胥之貪求不能革里甲之擾害不能禁所謂叫號乎東西陳突乎南北雞犬亦不得寧焉雖為廉吏其為害也均矣廉能者尚為民害貪污酷暴者又可知矣為上

官者惟取其幹濟而不察其急迫以病民民鮮不至於凍餓而死也惟取其廉潔而不察其不能革弊以害民民鮮不至於困窮而斃也致民之死亡雖為父母之戕害皆由大父母縱而不恤也可不畏哉幹濟者聰明才智易教也俾取法於催科政拙撫字心勞之陽城而民自得其養矣廉潔者存心無私易勉也俾取法於恤孤寡抑豪猾之劉彝而民不被其害矣幹濟者用寬緩不迫之政則事濟而民得以安廉潔者施除奸革弊之威則政行而民不被擾貪污酷暴者亦將遷善改過以盡愛民之心如是則總數府之治環數千里之大長民者皆知循良以愛民民亦皆得仰事俯育以樂其樂而治化豈不美乎民受父母之恩即大父母之恩也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崇禮無忝焉

是行也其必有以宣
上德而慰民望哉

送夔州太守陳公之任序

刑部員外郎應城陳公遵道用廷臣薦為夔州守或曰公
重厚端謹以明經入太學則延譽於六館而學有聞以明
刑官刑部則受知於司寇見重於僚案而秩用陞廷臣之
薦宜矣惜不得居方岳以廣其惠於一方乃專其惠於一
郡為不足以展其材予曰予以郡守為不足為耶郡守古
諸侯守之賢否民之休戚係焉蓋親民莫切於令而守又
所以總夫令守賢而令亦賢而民可以安於田矣仕而利
澤得以及於民雖都鄉相不是過也子何以守為不足哉
且士之仕也躡易驟陞者無踐歷之實循序漸進者熟諳

練之功無踐歷則辛而難久熟諳練則稱而有待譬之水
焉涿涌橫流者勢若漫天似不可遏也然其消可立而待
惟自畎澮而達之川自川而達之海則其餘潤可以及物
而人亦莫得窺其涯涘陳公自五品陞為郡守則既達於
川矣由是而進焉至於海不難也矧夔與湖湘接境其風
土民俗相近陳公不惟遂衣錦之榮且因俗為治夔之民
將必蒙其惠利矣或者唯唯而退明日其同寅主事高公
澄為求言因書與或者言諭之陳公以為如何

送開化鄭大尹之任序

進士豐城鄭君厲夫受衡之開化令以行告其素所親厚
而刑部四川司郎中河間陸公仲與謂君嘗在司觀政者
也相處之善相知之深不意遽別率司之同寅出錢謂予

舊官於司者邀往同餞餞觴既畢有倡為之說鄭君其學博通經史如虛鐘扣之無不應也其才聰敏條暢如箭竹刮之無不利也其行謙和溫確如美玉之無瑕玷也夫博於學銳於才而又加以廉潔之行宜處之京職庶其長之得見而外補一邑一邑殊未足展其所長也予釋之曰臣之忠君不擇地而施而君子不器當無往而不可也京職則親於君外職則親於民得親於君者必在得民之心而親民之職得民之心者亦未必不得親於君也所謂親於民又莫出於縣令令非學無以教民非才無以治民非行無以帥民必三者備而後能親民民無不親民親則政聲宣著而得親於君不難矣故魯宗道由海鹽曾公亮由會稽陳古靈由仙居皆至大用非職此令歟此鄭君之在學

有才有行而補縣所以為宜而其長之展於此乎基也矧今之京職者聞者每出外補而外職之顯明者亦且內補累累不一麒麟鳳凰何地而不自見寧可拘於內外哉部院之中廟廊之上又安知今之鄭不為古之魯曾諸公乎鄭君往矣必有以自勉於此也於是陸公而下皆曰善而說者不能詰予遂書以為鄭君餞

送張廷璽之任吉安知府詩序

景泰癸酉春吉安守相缺郡人之仕於朝者咸以吉為江右大郡民夥政繁苟非持己廉明素有識為者鮮不折肱焉乃以京官中私相咨訪以廷璽才且賢薦之天官請於

上遂有是命命下十日將行侃忝在姻末且與之學同師

志同道第同年仕同

朝而未嘗有久遠之別是別也遠而且久况親情交義之
兼在寧能已於言乎因舉酒而為廷壘賀或曰以廷壘之
賢為秋官尚書郎戛然有聲授之崇職俾居廊朝斯為之
稱今茲外遷何以賀為余應曰君子之仕也非以高爵享
祿之富尊榮為可貴惟以得行己志施其愛民之心為願
耳夫己固不可以此為輕重而人亦安得以此輕重之哉
余嘗有志於民而為職之所拘不得以遂其願徒有言責
官守未能以行其志但旅進旅退竊位苟祿而已曷若守
令專治而有及人之惠耶夫為治莫難於郡邑百職莫難
於守令此漢宣帝董仲舒所以深論其責任之重者以此
以余之愚昧而欲致其事誠不自量矣雖然治民固難而

其要在於彰善癉惡而已夫善固不可以悉知然賞一善
而千萬人勸焉惡固不可以盡去然去一惡而千萬人懼
焉一善易賞也一惡易去也苟能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
及從其易知而達其所不知則用心約而成功博雖無過
人之才而治之亦不難矣况廷壘為名進士馳聲憲部文
章政事遠過於余茲往也又得名郡以展其所蘊將見平
其政均其役舉善去惡移風易俗而為當代之循吏使古
循吏傳不得以專美則他日登崇陟要揚芳邁偉而垂聲
於竹帛實自茲始矣此余所以為廷壘賀也或者是其言
而在朝之搢紳素與交游者各賦詩以華其行故不愧而
序於群玉之首復系之以詩云

送太學生趙孟德還江浦詩序

景泰三年春天下郡邑掄其士之秀者貢之春官進之於廷試其文之優者升諸太學濟濟多士雲集六堂生徒增多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會言者以朝廷儲粟有事遣使欲令諸生依親以省餼廩詔命集議允其所言

命下諸生忻躍咸以得遂歸養之私而孟德之樂為何如耶於行也諸文士咸賦詩以贈珠璣璨然充軸歌詠洋洋盈耳徵余為序余惟太學之中增多生徒厚其餼廩固為養士之盛然能養其身而不能順其心以充其志也命其歸也有親則盡其愛有兄則盡其敬是有以順其孝弟之心矣孝弟之心盡必思移此心以盡事

君之忠其志又能充焉至若學書學律學水利算數固大學

造士之法抑末也充其本而末亦無不能矣雖然余復有告焉有餘力而學文君子之所當務先儒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以川流不息丘陵自畫故也孟德斯歸幸勿以已升太學而自畫焉是為序

封監察御史孫并孺人輓詩序

嘗閱禮記有云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輓詩之作似不宜於禮矣而後世有哀輓擬輓之詩蒿里薤露之歌何歟然國風有黃鳥之詩以哀善良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升苦紼引柩索也升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使齊也是以後世有為歌以寄哀更命歌虞殯者然則輓詩之來久矣晉庾亮卒何克嘆曰埋玉樹於泥中使人情何能已雖無哀輓而哀輓

之情已發於聲嗟氣嘆矣所以輓死者也漢郭林宗有母
憂徐穉往弔致生芻一束衆不知其故林宗曰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雖無詩歌而詩歌之
意已寓於生芻矣所以美生者也其輓死褒生之詩自有
不容已者矣天順間侍御孫君持節駐中山予適總畿內
馬政亦至始獲相識察其禮度聆其言論心切敬焉話語
間道及先君子之德讀書好義士大夫樂與之交不幸早
逝獨母孺人在孺人端莊勤儉母儀婦道咸遵禮度噫觀
侍御之賢則知其德之有本也未幾侍御擢山西僉憲予
亦巡撫來茲喜得善人相與以相諮問以規過失今年春
三月孺人以壽終於官舍享年八十有四僉憲君哀毀踰
節將扶其柩歸葬於綏德之祖塋諸僚友致僉憲君之純

孝重若考妣之積德深厚教有義方篤生賢嗣足以顯其
親矣咸為歌詩以哀輓之謁予序其端予亦惜其去不自
揣蕪陋因述古今哀輓之情以為序云

慶張世隆壽八十序

武清處士張世隆壽八袞年彌高德彌邵武清衛揮使張
公朝美等重其為人免余友大鴻臚近侍孫均中矩來請
文以慶其壽余弊里與武清相離一舍許為切近鄉里也
又以孫均之請不容於辭余惟德者福之本德有諸已而
後諸福至焉孔子曰仁者壽蓋有仁而後有壽也他人之
處於鄉也瀆貨無厭惟富者之為賢求其周窮恤匱重義
輕財以濟人之饑寒者鮮焉世隆能富而尚義積而能散
一鄉之中艱難困苦者必蒙其惠澤矣他人之居於家也

好貨財私妻子父母兄弟之不顧求其竭力事親恭敬友
愛者鮮焉世隆能孝奉二親友愛同氣一家之中父母兄
弟必稱其孝友矣處於鄉而能尚義居於家而能孝友是
仁與德有諸已矣仁與德有於已福與壽如影之隨形響
之應聲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諸揮使之所以重者非徒
重也重其德也有德而壽則無顏歿跖壽之譏書稱五福
必先於壽得壽矣又有貧不能自存無子孫以奉養者雖
壽不樂也富而無後與有後而不能以自立皆不得為全
福壽為徒壽而已世隆有居室以安處有田園以資生得
以飽暖安逸以介景福也不徒有子又能克家子子孫孫
將無替引之矣身既康強而享太平之樂子孫繼續而承
家世之盛其樂為何如人生得下壽亦難杜子美言人生

七十古來稀此中壽耳況世隆而得上壽其樂又何如諸
公為今日已得之壽賀祝願其將來之壽百齡千歲如南
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則世隆之壽庸有既乎是為序

都門送別詩序

邵君文明仁和右族也其先有以武功仕遼陽者因家焉
父潔菴先生讀書好義不慕榮祿放情於江湖山水之樂
有陶朱風早逝文明少蓄大志服膺茲訓用至成立領丙
子山東鄉薦登彭教榜進士適

朝廷嚴選守令故出為閩尹無何以疾告去成化己丑疾
愈起尹真定之贊皇下車後興除利害政績超越然豪強
失計誣之縲絏幾於二載幸而錄刑者察其情知其寃交
章論之得復厥職改保定容城容城之士夫在京者喜得

賢尹相率繪圖作為歌什祖餞都門外黃門劉君邀余序
其端辭弗獲惟容城余母家也其民俗淳厚余習知之非
閩及贛皇比也但久失怙恃困苦已極文明承家世之美
發身賢科練達老成必能推誠愛下視民如子而民心愛
戴亦將視之如父母矣余復何言雖然為民父母固以得
民為本而得民之要又在有以得乎上也上之得與不得
毀譽由之而起一毀一譽榮辱所係故傳曰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况今之居上位者鮮不難於事奉而居其
下者可不謹於事上之節哉惟上下悅服則惠澤得以久
於民而民心愛慕政聲洋溢斯悠遠而不替矣文明素以
剛直不為時勢屈者故書此以贈文明其以為何如

都門送別序

江浦施文瓚氏景泰辛未春補衛士來京拜祁寒暑今年
秋以年踰六袞當代得還其故里邑之士大夫在京者咸
喜其歸而惜其別相率載酒肴出都門外而與文瓚酌別
酒三行或執爵揖余而言曰文瓚與吾邑張均廷璽為故
人廷璽與先生為親戚願末一言以華其行辭弗獲嘗聞
之廷璽云文瓚之先世和州人後徙江浦文瓚為人精覈
有識故不謬於事機平居言動不浮故不詘於物議自幼
承弓冶之業已能不墜家法故及老而世澤弗斬事上而
不諂交下而不瀆接賓客以禮而情極其歡洽人無長少
皆愛重之讀書通大義而動止適宜况其居鄉而謙謹處
富而好禮寓戎而不熾有非他人之所能者余聞而賢之
以為非德量有以過人者能之乎非賢而能若是乎茲歸

也有宅足以宴休有田足以播種琴酒之樂足以優游而卒歲教子若孫習其世業俾鄉里之人稱善而取法其樂無以加矣其視世之人惟利是圖而不知返其故鄉者豈可同日而語耶記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文瓚有焉是為序

王氏族譜序

譜之所作為親作也自其父以至其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者詳其所自出也自其父以至其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者尊其所自出也譜紀宗族之親疎遠近而獨其所自出得詳與尊者所以明原本繫孝敬亦有昭先德之義焉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譜牒者什無一二或罹兵燹遺失不存雖有存者而無賢子孫修緝使後世無所考焉况先世原無譜牒而能創

始者豈不賢乎白陽掌教王先生山西太原石城世家也相執中天資純篤始從太原之榆次父選以明經初授通政司知事陞府通判迨先生發身賢科掌教邑庠而子孫繁衍可謂盛矣先生懼後世子孫不知本木本源之義無以考祖宗之遺德而崇孝悌之行則族屬雖眾不異常人故作譜以傳後世使後世子孫孫孫見之自知尊祖敬宗之義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譜之作其又教子孫之遺訓歟非王氏賢子孫能如是乎是為序

堅白堂記

天之所以與人而人得之以為性者聖人與人同也能盡其性自然而然無所勉強聖人與天同德也衆人同得乎

天之所與但為私欲蔽之外誘奪之天之所與者不能固
守豈不有孤於天有愧於聖人也哉知天之所與者不可
遠用力持守不為物欲之所移此賢者希聖之學也膠東
薛廷用氏楊武侯薛公祿之第四子也自少巖然如老成
處京師富貴中不事浮華謹守禮節以道義自持事禮克
孝生事喪祭一於禮而不苟焉於同氣友愛尤篤兄弟之
先逝者則撫遺孤周其貧乏未婚者則主其婚姻務得賢
配婚喪之費悉出資財營治有不如意者輒易已裝奩嫁
之仗義疎財取與不苟以郭外田為義塚旅寓無歸之喪
俾葬其中其善行多類此為人剛正不阿聰敏好學詩詞
歌賦醫卜之術兼能通之賢士大夫咸加敬重深知者欲
薦為

朝廷用固辭因重其為人以堅白號焉廷用遂名其所居
之室曰堅白徵予為記余惟勢家顯人之子弟往往流於
聲色犬馬貨利之場天所與之善斷喪已盡矧能堅定其
性清白其操耶廷用於天之所與者存養省察而不遠堅
守清白而不移聲色犬馬貨利舉不足以動其心讀書明
理學問足以致身而不慕勢力足以資仕而不求獨與其
九弟隱居求志序天倫之樂盡人道之常非有堅白之操
者能如是耶而清風高節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其過人遠
矣若韓子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越趨口將言而囁嚅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
死而後止者聞廷用之名亦將羞赧於九原之下矣予既
記其堂廷用居於斯樂於斯苟能進脩而不已至於磨不

磷涅不緇與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庶幾近之故曰賢希聖此君子所以當致力也尚期勉之

李文靖公祠堂記

公諱沆家世廣平之肥鄉史稱其為人性直諒內行脩謹相宋真宗於咸平景德間去今幾五百年墓在肥鄉西城內堂傾碑仆祀事不舉者久矣今

聖天子成化十六年廣平守秦君民悅貳守高君祐肥鄉尹王機丞武肅等相與積財庀工為堂而祠之既成命介來告予曰公賢相也願有以記之予嘗慕公有知人之明識見之遠而恒以天嗇宋祚不使其久居相位為憾當真宗時賢相莫如寇準王旦澶淵之至危王欽若之盡政非準及旦則為宣和靖康之亂矣然至於抑小人格帝心二

公智所不能及者而公皆先知之如目親見之者準以丁謂薦公不用準譏之公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謂相果陰害準貶死雷州公在相府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且以細事不足言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祀之事矣後果驗且始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宋自建隆以及景德君皆憂勤於治未嘗有所侈感而相亦方正忠義未嘗有如謂之陰險者使當時二公信公之說則險邪之謂無自而用妖書之感無自而入矣何以長小人之風而啓欺罔之心哉惟其不然故十數年餘效尤者出如王安石呂惠卿蔡確章惇秦檜韓侂胄蔡京賈似道之徒遂得黃綠以進而京之父子與夫方士王仔昔王老志林靈素張虛白之流亦得以此藉口專權擅政竄逐忠

賢大崇土木興兵啓釁卒致財竭民困虜勢猖獗二帝蒙塵遺恨千古吾知二公於冥冥中思公之言應歎悔之無已也嗚呼公豈不賢於二公也耶二公勲業千載而下猶能使人忻羨愛慕况公可無祠乎公之績如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謀炳炳赫赫不可掩者殆不止此此特因子所素慕者述之耳且予聞今之有司不肖者固不足議而其賢者於簿書期會之外亦寥乎其無聞也三四君子乃獨能超然有慕於公而尊事之其志之所存為何如也是不亦可錄耶因併書以為記

楊津橋記

江西樂平縣萬全鄉圓講里有水名楊津橋其路南通德興北通浮梁舊以木架易朽往來樵牧商旅不便邑之富

人楊鏞施財脩之鏞字紹哲父萬志隱居尚義早逝紹哲與弟鞠于母氏母同邑巨姓汪氏女黃門汪本之妹也治家有法教子以義卒致殷富紹哲罄其資備工鑿石以建此橋長數文濶三文高丈餘用工於數十年之久始於正統~~年~~年至天順六年而橋方成紹哲從弟銀典教吾邑庠沐其始末謁余為記嘗愛晏平仲范希文愛施與平仲之貴也俾父母妻族皆尊榮而飽暖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希文之貴也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以養濟群族之人嫁娶凶葬皆有贍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雖其輕財重義皆其貴顯時所施其未貴顯而能施與者未之見也或有能施與者必其惑於異端以要來生之福非所以濟人而利物也至若修橋以度

往來與施捨以要後福者異矣夫河津野渡苟無橋梁之
設民有往來病涉之憂行者不得以赴家涉者不敢以求
主其不便於民為何如至若萬金一施虹橋既具樵者歌
牧者和所以歌之者歌是橋之便民也前者諄後者應所
以諄之者諄是橋之利人也行路之人散而之四方遠邇
皆知是橋紹哲之所建也傳而至後世累葉皆知是橋紹
哲之所脩也德之施與橋而俱久橋之名與人而俱著其
名烏得而磨滅也耶晏范之愛也而止施於一世若楊氏
之橋之濟人則其施永遠而無替矣

康君錫義塚記

予致政後從諸子就養京師因祖塋在容城每清明不敢
以年老力衰自逸必勉強乘騎往拜奠之路中見鄉民咸

亦紛然拜掃其尊俎羅列絀錢飛揚淚血泣灑者皆有主
之墳也無主者則農夫日加耕耨牛羊日加踐履封沒壠
平不知其為塚墓况祭祀乎使其魂無知則已魂而有知
寧不傷其無所依哉甚者無地以塋棄尸原野食於狐狸
噪於蠅蚋良可哀也我朝

列聖一視同仁生者蒙其愛養死者得其塋祭於無祀鬼
魂又恒命有司設牲饌祀之茲復從言者議命勸人出地
為義塚以塋貧不能塋者甚盛典也夫恩及死亡固

皇上之深仁厚澤而仗義出地亦人之所難能者蓋人心
重利輕義比比皆然且古日益遠風日益漓民之所尚惟
利是求不知義為何物自非讀書明理豈能遏人欲存天
理而勇於為義哉康均君錫早以俊秀入邑庠嘗讀古人

之書講求道義於義已知所重故能出地若干故為義塚
無名色邑之士大夫皆賢之縣長何公等欲立石旌其德
徵予為記予非能文者但深羨君錫之賢而嘆其必有所
自君錫容城大族容城最多賢若靜脩先生道德與魯齋
並稱胡斗南之名振河朔劉士安李好問之重義輕財佩
仁服義皆足以為後人師法今如劉黃門中節之舉措適
宜王進士敬夫之言行信篤李騰霄廉於居官張紹烈為
師廬墓其他尚未易數非他邑人才所能彷彿也君錫生
於斯長於斯其能尊賢取友以成此德者乎君錫仕將有
日能行此義不以窮達有間則德與位蓋未艾

十桃記

成化六年秋新喻進士鄒濤乘輅來晉陽余適巡撫是方

會於行臺詢其家世及進身之由則曰世居新喻父某隱
德弗耀配先妣余氏母儀婦道甚脩育濤兄弟三人長林
次昇次濤昇雖諸母所生愛育不異已出且治家勤儉躬
自紡績未嘗少息以故致疾咳嗽日增醫藥弗效或云胡
核灸而服之能愈咳嗽親戚隣里問疾者爭致之積桃滿
前先妣以囊盛之置枕邊日取服之以其餘啖濤濤甫七
歲見先妣有疾未嘗離左右明年為壬申正月九日先妣
疾革執濤手曰汝今始八歲吾不能捨汝而逝倘不起安
能望汝之成立乎取十桃與之曰汝日長大當從師就學
毋效不才子貽笑於人食此十桃常記吾言他日成立不
負所囑我死得瞑日矣言訖而逝不幸二兄繼沒不肖既
承嚴親教養常痛念先妣遺訓不敢有忘今幸成立實

由父母生教死訓之恩昊天罔極無由以報頭末一言以
記之嗚呼惟有是母然後有是子母能教子以義子能常
記母言故能追念遺訓揚石顯親斯不負賢母之囑矣稽
之前代不可多得古之人有因斷機之教而卒業有因秤
錘擊傷而自勵非有賢母之訓安能成子之名哉露能念
母氏之遺訓追古人之用心是猶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
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卒繼道統而為後世之儒宗絕鷹
犬之戲為志向學捫足指之痛改過自新卒奮大忠而為
當時之賢相誠能以古人自期始終一致則十桃之訓可
與斷機投錘之事並傳於後世矣若以既登黃甲而志自
滿罔思遺訓而心少懈抑豈能令終令俶而繼美於將來
哉

詞

冬日出巡辭

悵行邁之靡靡兮迎風發之寒威聽慈烏之夜啼兮慨久
離於萱闈逢一陽之初復兮感時序而傷悲頻陟屺以瞻
望兮據征鞍而懷歸惟公務之未集兮奚將
命之敢違軫群黎之困苦兮罹貪暴之征催效攬轡之澄
清兮冀拯民之顛危於是載馳載驅無怯無求寬刑威而
不用兮慮生民之嘆愁寧摧科之政拙兮考下下而無憂
汲汲以宣政化兮敢自返而淹流

田都督哀辭

惟梗楠之直幹兮為大厦之棟梁彼瓊琳之溫潤兮乃宗
廟之瑤璋實天啓乎有國兮而篤生乎賢良抑知勇之兼

全兮誠國士而無雙有舉必賢有謀必酌兮如鄧侯之在漢功則讓能過則引咎兮如西平之在唐討遠夷以誅戮兮窮炎荒而追逐殪孟陽之妖孽兮絕醜類於林麓鬼方尋以擾擾兮勢有類乎蛇虺嗟川廣之被毒兮撫不定而憂虞知公之往征兮咸相率而趨服帝行賞以報功兮而寵極乎爵祿方倚賴以咨諏兮抑或可以少留胡為一旦兮赴飄風而遠遊適四方之有事兮嘆知勇之難求噫誰可以濟艱兮俾余心冲冲而隱憂

東安李都憲先生文集卷之四

卷之三